



# 贺新年

## 赵梓博：人间至味是团圆

□ 本报记者 张娟娟

“逛庙会好不热闹！熙熙攘攘一眼望不到头的古街道，小商小贩忙着张罗吆喝着，除了吉祥的中国红，年货的香味也灌满了鼻腔，油亮欲滴的糖葫芦，充满了芝麻的‘瓜瓜糖’，香味扑鼻的煮货……处处洋溢着年味。”就读于孝义九中的13岁男孩赵梓博很喜欢这种人来人往充满烟火气的过年特景。

总觉得新时代的小朋友会对过年有不一样的喜好，原来，有些习俗在消失，习惯在改变，但是属于中国人细腻绵长的人情味是不会变的。谈起过年，赵梓博首先想到的就是团圆、饺子、压岁钱这三个关键词。

赵梓博很开心过年时能吃到妈妈亲手包的饺子，如果再包几个硬币进去是最有趣的事。“记得有一年过年，妈妈将两个硬币用开水烫煮后包进了饺子里，并且说谁吃到来年谁就是最幸运的人。一桌子好吃的菜我都顾不上吃，只对饺子下口。吃到第一个硬币后我好开心，眼看饺子就剩下最后一个了，第二个硬币还没吃到，准是它了！我连忙用筷子夹住，哈哈大笑送进了嘴里。”这是赵梓博吃饺子最多的一次，也是最开心的一次。

压岁钱之于赵梓博有特别的意义，因为他拥有自己的银行卡，所有的压岁钱可以存起来由自己支配。尤其是节日里给家人用自己攒的钱买得送上礼物，看到家人高兴，他会异常高兴。不管是给妈妈买《名人传》，还是给奶奶买羽绒马甲，或者给自己买喜欢的书，都是特别值得的事。

春节期间让赵梓博最快乐的事，莫过于约了三五好友骑着自行车去公园兜圈海聊，或是看一部制作细腻的电影。至于对于很多成年人必不可少春晚，他们更喜欢在微信里玩抢红包接龙游戏，十来个好朋友建一个微信群，每个红包只有一块钱，抢到数额最多的发下一轮红包，作为一个网络时代的游戏让赵梓博和小伙伴玩得乐此不疲。他们也会互相发祝福信息，只是他们发的更多是表情包。赵梓博坦言，春节之于他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放假，过年那两天可以不做作业，这是一年中轻松的时刻。

赵梓博也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出行旅游过年，去看远方不一样的风景。然而，这个小男孩最喜欢的还是全家人团聚在一起。他说：“年味就是团圆的味道，我喜欢家人聚在一起的感觉，喜欢处在那样一个温暖的环境里，人间至味是团圆，家的温暖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替代的。”

## 王丽珍：最浓的年味在心头

□ 本报记者 王涛

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，备年货、吃饺子、贴春联、放鞭炮、祭灶爷、看春晚……对于不同时代的人来说，春节的记忆也大不相同。

王丽珍是离石红眼川乡贾北里村人，1955年生，今年已经年过六旬。在她的记忆里，童年时的春节，虽然艰苦，却充满了甜蜜。“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很穷，国家也不富裕，平时都是吃得很普通，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一两顿好的。小时候过年最高兴的就是能吃一顿白面饺子。”提起童年的春节，王丽珍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过年的饺子，她说：“那会儿过年，哪像现在吃的花花样样，大队给每家每户分二斤羊肉，自家再割上二斤猪肉，再拿出一家一年分得的四五十斤麦子推点白面，然后在大年晚上吃顿饺子。那时的白面很珍贵，都舍不得吃，除了除夕晚上的白面饺子，大年初一能再吃一顿拉面，到初二就吃成‘两搅面’饺子了，‘两搅面’就是白面和玉米面掺起来的面。”

“现在过年，市场上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，而那时过年时，大部分人家就是熬一锅土豆、胡萝卜、粉条大烩菜，凉拌一个莜面，顶多再炒一个自家生的豆芽或土豆片。”回忆起儿时过春节的情景，王丽珍至今记忆犹新，“那时的这锅烩菜，也是来之不易，平时根本吃不上。熬菜的粉条是自家种的土豆换的，胡萝卜是靠平时攒的两个鸡蛋换的零花钱买的。过年吃的枣糕，枣也是自家树上打的几颗，舍不得吃，晒干，专门留着过年蒸糕用。”

那个年代，尽管物质条件匮乏，但过春节时的欢乐气氛却一点也不差。王丽珍说，那时村里没有电，点的都是煤油灯。过年时，也不像现在家家户户挂灯笼，我们就是除夕晚上在家门口、炭仓、粮仓布上挂个灯瓜。灯瓜是糕面捏的，油是用的蓖麻油，寓意新的一年炭满、粮满。过年时，尽管穷，我们小孩子也都能穿上一身自己母亲给做的新衣服，穿上一双自家做的新鞋，还能得到大人们给的一毛钱的压岁钱。亲戚们之间你来我往，互相拜年，年味一点不比现在差。

## 李乃平：年味是一场精神上的盛宴

□ 本报记者 白凯冰

“来来来，起床放开门炮去咯。”这是李乃平小时候过年印象最深的一句话，“大年三十，我们兄弟姐妹五个谁都不会睡懒觉，就等着父亲带我们去放‘开门炮’。”

今年54岁的李乃平是一名退伍军人，也是家中老五，小时候跟随当兵的父亲在河北居住，六岁时随着父亲的退伍回到了方山县大武镇。李乃平说，刚回来还没与修好窑洞，住在租的房子里，一家七口挤在一张炕上，如果有亲戚来串门，我们就得有人睡箱子上或者邻居家。

“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是大扫除，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，腊月最后一周就是扯布做新衣服，由于家里孩子多，姨姨每年会来帮忙，年前要做糕、花馍、饺子馅，‘节节高’，那时候年前就是一刻不停的忙碌，把所有过年需要的东西都备齐。”李乃平回忆道，到了大年三十，家家户户都先来一串“开门炮”，梆敲三更，炮响连天，这意味着开门大吉，也宣告新年开始。那时候自家“开门炮”放完，村里的孩子们都聚在一起，在村头巷尾“巡逻”起来，看谁家的响声大，响的时间长，谁家的礼品品种多。等到下午父母亲做好了年夜饭，再来一串“吃饭炮”，这时候，就能开始享用一

年最丰盛的一顿饭了。“饭后就是聊天喝茶吃瓜子，听着收音机开始守岁，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父亲要求我们即使再困不过十二点坚决不能睡觉。”李乃平说。

年后的活动依然丰富，初一足不出户，初二上坟，之后就是串门走亲戚，最让李乃平印象深刻的是，小时候去爷爷家拜年，爷爷给他5分压岁钱，他立马去买“小人书”，有三国故事、水浒故事、抗战故事等等。“后来压岁钱从5分到7分到两毛再到五毛，我记得格外清楚，这是小时候为数不多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。”

当被问到是否怀念记忆中的年味的时候，李乃平说，“时代不同，节日的形式自然不同，当初谁敢想以后会住在高楼里，高楼比起当初的农村小院，阻隔了人们更多的情感交流，但只要和家人在一起，年味就还是那个味。曾经的年味很好、很浓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过年不再只属于传统，更属于一种传承，过年的气氛或许淡了，但过年团聚迎新内涵还在，年还是那个年。”

什么叫年味儿？那是过年时对各种细节的筹备过程，是对好日子的那种兴奋向往和期盼，是对淳朴幸福的回味，是物质匮乏时的珍贵记忆，是一种精神上的盛宴。把今天生活过得精致，给未来留下美好回忆。

“年味”是一桌热腾腾的团圆饭，“年味”是爆竹声声，“年味”更是一抹淡淡的乡愁。春节前后，吕梁日报社记者奔赴各地，寻找“年味”。



# 寻找“年味”

## 邱佳楠：年味是一家人其乐融融

□ 本报记者 罗丽

过年向来是每个人最期待的日子。说到过年，每一代人记忆中的样子都是不同的。

在20岁的邱佳楠的记忆中，年味是热闹非凡的烟火味儿，也是传承不息的文化味儿。“小时候一到腊月，感觉年味就来了，街上到处都是卖春联、画报、灯笼的。”邱佳楠回忆说，腊八节这一天，父母一大早就去早市上买来材料，熬一锅热气腾腾的腊八粥，当吃完这碗腊八粥，就开始为过年准备起来了。腊八节一过，我们就开始发动全家一起大扫除，扫去家里每一个角落的灰尘，让家里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
邱佳楠印象最深刻的是大人为过年准备吃食，这是孩子们年前最期待的环节。邱佳楠说，选一个家里人都有空闲的时间，父母会开车带着我们走遍离石的市场。在那里，父母会挑选新鲜的肉类来为吃食做准备。而我们这些孩子则会去各个零食、炒货、糖果摊前转悠。只有这个时候，父母对这些零食的“管控”才会松下来，我们可以随意挑选我们想吃的东西。买好各种材料，回到家，父母就开始做过年的吃食，炸肉丸子、炸鸡肉、炸带鱼等等。而我这个时候总会守在厨房，做好什么我就吃什么，然

后因为吃太多被母亲教训。

邱佳楠笑着说，等到小年那一天，年味愈发浓郁了。家附近的体育馆里总会从那一天开始举办年货节。大大小小的棚子支了起来，里面摆满了春联、炮竹、灯笼等。商贩们鼓足了力气在里面吆喝，招揽顾客。卖炮竹的商贩在空地上燃放各种好看的烟花，被吸引了的小孩子总会向自家家长撒娇，要求买一些回去。街上熙熙攘攘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过年的喜悦。转眼到了除夕这一天，父亲会带着弟弟给自家门口贴上新的春联，把火红的灯笼挂在阳台上。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，我会带着弟弟去院子里放炮，放完一大袋炮竹，才会心满意足的去睡觉。

“对孩子们来说，最开心的还是收压岁钱。”邱佳楠回忆道，我们兄妹两个穿戴整齐去给长辈磕头，说上几句吉祥话，就可以得到一个大大的红包。小伙伴们还会聚在一起比较谁的压岁钱最多，然后就带着这些刚得到的压岁钱去小卖部买零食、玩具。

想起小时候的事，邱佳楠忍不住笑了。她说，近些年来，过年风俗也在不停的变化：鞭炮不能再放了，挨家挨户拜年被手机信息拜年取代。由于疫情，远在他乡的亲人开始就地过年。但是年味依旧还在，从来没有消散过。

## 吴安忠：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

□ 本报记者 刘丽霞

市区滨河北路高崖湾三巷，今年82岁的吴安忠老人就住在这里。

一个温暖的午后，吴安忠老人坐在沙发上，戴着黑框老花镜，满头白发却精神抖擞地跟记者聊起了以前过的那些事儿。他说，解放前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很穷，能够吃一顿饱饭已经是莫大的满足了。平常日子里人们吃炒面(拿莜面和糠制成)、玉米面窝头、小米稀饭，白面都被攒起来，等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用来蒸花卷。正月十五、二十五的时候有的村里有庙会，白面花卷一般被用来敬神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吃饱穿暖。在他的记忆中，过年还会吃饺子，那会儿的饺子里面基本都是菜，当然，菜也只有胡萝卜和土豆这两种，没有肉，饺子皮是拿白面和莜面或者红面、豆面等混起来做成的，调料只有盐、辣椒面，与现在的饺子完全是两个味道。

“过去的日子太苦，这些在你们后辈看来是无法想象的，可就那样，那会儿还是很期待过年。”吴安忠老人的父亲识字，还会打算盘，是高崖湾村的秘书，相当于现在村里的会计，那时候的村委总共就两个人，除了秘书就是村长。那个年代村里好多人都不识字，到快过年时，村里的人们就拿着红纸到他家来了，他帮忙研墨，父亲写对联，一写写好几页，那会儿屋里冷，墨汁干不了，到处都是对联，满屋都是墨汁味。有的人家干脆不写对联，用碗底给对联拓个黑色的圆圈就贴出来了。“现在人们过年的时候会挂灯笼，以前也挂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父亲过年时做的灯笼，拿高粱树杆作支撑，拿红绿纸裹起来，里面放上麻油灯，再拿纸剪个牛、羊等动物形状，投射出来的影子也挺好看的。”

按当时的习俗，春节期间也有走亲访友的习惯，没有交通工具，都是步行，过年时大人们背着顺顺(以前的一种布袋子)出门，顺顺里面放着二十个花卷，作为回礼回来时一般都装着七个。亲戚之间小孩子来串门时就抓一把干枣，有时富有的亲戚也会给压岁钱，“我小时候还得到过一张面值500元的压岁钱(相当于现在的5分钱)，很是开心，后来抗美援朝时把它捐了。”吴安忠老人给记者讲述道。

“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们现在幸福啊，生活在和平年代，国家繁荣昌盛，住有所居、老有所养、学有所教、病有所医，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这其实是特别来之不易的，希望现在的年轻人，记住祖辈所受的苦，不要忘了那些苦难的日子，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”，谈及新年愿景时他深有感触地说道。

## 程丽华：恒久不变的幸福感

□ 本报记者 任星

“快过年了，啥时候能回家啊？”电话一端，传来母亲的期盼。程丽华今年38岁，是岚县民乐学校的一名老师。因为父母都在离石居住，每到过年的时候，父母都会关切地打来电话询问。在程丽华记忆中的过年，留存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是属于80后一代人专属的记忆。

在她的记忆中，过年是很幸福的，这种幸福是作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孩童独有的幸福。“我们这一代人不同于父母那个时代生活艰辛，饥不裹腹。每当新年到来时，我们只要是过节就会很开心，过年是最为期盼的。因为每当过年时父母会置办许多年货，有新衣服可以穿，还可以与许久未见的伙伴玩耍，最重要的是可以拜年领压岁钱。”程丽华说道。

她回忆说：“除夕夜的那顿代表阖家团圆的年夜饭是要到奶奶家去吃的。”那时候不像现在交通那么发达，很多人都是骑着自行车过年走亲的。在路上远远就看到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贴上了春联，各式各样的窗花以及门口的一对高高的大红灯笼。“年夜饭掌勺的都是一家子厨艺最棒的，几个人在厨房里忙进忙出，一个‘圆台面’上二三十个菜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互送祝福，这顿饭能就着春晚和家常话题从傍晚五点吃到晚上八点。”

最让她兴奋的莫过于长辈给的压岁钱。当时的平均工资只有几十块，每个长辈给的压岁钱只有几块，但足以让她们买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了。放压岁钱的红包都是长辈们买来红色的蜡纸亲手做的，与压岁钱一同放在红包里的还有长辈对小辈满满的祝福。

“对于我来说，当时收音机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，电视机还没有普及，电视节目的品类也不多。除此以外，能作为娱乐消遣的方式少之又少。只有春晚时刻，全家才可以一起围在电视机前，忙碌一年的父母亲才能得以好好休息，被一个个小品相声逗得捧腹大笑。所以春晚对我来说，是全家欢乐的时光，是一个重要的过年仪式。童年时的日子过得很慢，一年年的时光，就在对春晚的翘首以盼中过去了。”程丽华感慨万千地说。

时间在慢慢流逝，我们也都成长，虽然过年的氛围已经没有往年一样“多彩多姿”，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围坐在一起时幸福的感受。用程丽华的话说，“年味就是春节是全家团聚的时刻，大家在一起说笑，让我们体会到了过年的味道”。

